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孙艳茹

(河北工程大学 党委宣传部,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关键词]邹衍;五德终始;阴阳五行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7.02.017

[中图分类号] K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7)02-054-03

邹衍(约公元前350年—前270年,或约前305—前240年),一作驺衍,战国齐人。他是先秦阴阳家的集大成者,早年学习儒术,不见用,后创阴阳变化终始之论。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又推演“五德转移”^{[1]1839-1840}(《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1]1170-1171}(《史记·封禅书》)。邹衍曾经游学稷下学宫,备受尊重,被齐人颂为“谈天衍”。离开齐国后,他先后游历过魏、赵、燕诸国,受到各国君主的高度礼遇。其中,尤以在燕国最受尊崇。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至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1]2345}燕惠王时,邹衍被诬下狱,传说有“霜陨之异”,虽然后来得以平反,却在出狱后不知所终。

《汉书·艺文志》著录邹衍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可见邹衍的著述是十分丰富的,可惜这些书都已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十七辑有《邹子》一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云:“邹子书有《主运篇》。”另据《汉书·楚元王传》和《晋书·束皙传》,邹衍又有《重道延命方》和《大历》二篇,可惜均已不存。但是邹衍的思想却借由《史记》《管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典籍而得以保留。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邹子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可将邹衍的思想总结为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即大小九州论)。

一、五德终始说

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老的宇宙自然认识论,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之初,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以及生活、生产实践密不可分。《尚书·洪范》

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2]301}。在这里,五行属性被抽象出来,推演到其他事物,构成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五行相胜说的形成和总结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其主要观点零散地见于《左传》中。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记载晋国辛亥那天发生日食,恰巧赵鞅晚上做梦,于是请史墨释日占梦。史墨说:六年后的这个月,吴军攻楚,但最终不能占有楚国。因为“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六年后的庚午日,吴军果然败楚,攻入郢都。^{[3]1513-1514}

《左传·哀公九年》:郑国派兵夺取宋国土地,结果兵败被伐。晋国赵鞅求卜是否派兵救郑,遇水适火。史墨解释道:“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水胜火,伐姜则可”。也就是说,卦象兆示可以伐姜姓国家,不能伐子姓的宋国。卜卦如此,晋国便没有出兵救郑。^{[3]1652-1654}

史墨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擅长天文星象、五行数术与筮占。他的思想可见于《左传》中。史墨认为“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倡设“五行之官”,即木正、火正、望正、水正、土正。他认为五行之物各有其官,“官宿其业,其物乃至”。史墨在筮占的实践中,推究人事变化的规律,提出“火胜金”“水胜火”之论。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指以五德相胜之说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吕氏春秋·应同篇》中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

[投稿日期] 2017-01-15

[作者简介] 孙艳茹(1985-),女,河北廊坊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

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4]682-683

邹衍以“土、木、金、火、水”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每种物质的自身特点称之为“德”，再把它们同各个朝代相合，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会秉承其中之一，当此“德”衰落之时，便是这一朝代没落之日；谁能具有下一个物质的“德”，谁就能建立另一个新的朝代。

侯外庐先生指出：“五行说在春秋时代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则被唯心主义所剽窃。唯心主义的五行说出于子思孟柯所唱和，因此思孟学派更加重了它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一造说在‘传而受之’之中，遂至‘附庸蔚为大国’，产生了邹衍阴阳五行学派。”他认为邹衍的观点是儒道混合的，而更偏畸于思孟学派，指出邹衍具有儒家思想和儒家路数。他进一步论证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循环的命定论，就是“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这样终而又始地循环着。侯外庐将邹衍理论同孟子和中庸学说相比较，得出结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思、孟学派的思想，确是一脉相承。”^{[5]648-651}

笔者认为，邹衍早年习过儒术，其“五德终始说”受到思孟学派的一些影响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却未必是绝对的“一脉相承”。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应该是受到早期阴阳学派理论的影响更多一点。晋国史墨的五行相胜思想，将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结合，奠定了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基础。邹衍在此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理论，以一德配于五行前，以王朝政令配于五行后，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用五行相胜说解释朝代的更替，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了朴素的发展观，尽管其中不乏穿凿附会之处，但比起以之占卜吉凶，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五德流转的观点成为以后历代儒者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汉儒著名的“天人合一”学说及谶纬学说，就是在吸收邹衍五德终始说之基础上形成的。

二、天道论

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相当发达，早在文明之初就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史记·历书》司马贞《索引》引《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

占月，舆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虽然这些记述包含一定神话传说意味，但就我国天文历法的发展程度而言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夏小正》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趋于定型，干支记日法的使用、用圭表测影确定夏至冬至等节气、二十八星宿参考系统的确立等等，直至后来出现的《月令》《时训解》等文献，表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物候节气知识不断积累和完善，这些为阴阳学派研究阴阳四时、日月星辰等提供了比较坚实的理论依据。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与人的关系是先秦时期思想家经常讨论的重要话题。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通过对《司马迁·历书》的分析，认为：“中间的确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究治星象历法方面的事情。这种星象历法的专门学术，应当又是构成邹衍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6]267}《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曾游学于稷下学宫，备受尊重，据此推测，邹衍在天文历法方面应该有着深厚造诣，其宏富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谈说“天道”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禋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1]1839-1840}

邹衍通过对阴阳消长、天文星象的观测，把人世间的活动与之对应，由所见小物推及不可见大物，将天道盛衰与人事吉凶联系起来，正是这套由小推大、由近推远的推理方法，使得阴阳五行学说扩大了预测天道人事的范围，世间万物运行变换皆遵守阴阳五行规律，从而拓展了阴阳五行说的使用范围。

《史记·封禅书》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金德建先生认为：邹衍的学术与齐燕方士的依鬼神求神仙不同，不能单纯看做是专门创造怪迂变异之说，“实际上还有推理方法的运用，星象历法学问的专门擅长”^{[6]267}。笔者认为，邹衍以阴阳消长主导命运，自成一套推理体系，非其他方士所能及。这也是他“显于诸侯”，使“王公大夫，惧然顾化”的原因之一。

《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如淳注：“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也”。白奚先生认为：“《主运》所论，是四时教令的政治思想”^{[7]261}，结合“邹衍以阴阳主运”，可以推测，四时教令即邹衍的天道论思想。四时教令要求君主发布各种政令必须合于“四时阴阳之大经”，并按照东南西北与木火土金水相配的模式，依四时之序，

详细规定了不同季节应发布的各种政令。对此,《管子》和《吕氏春秋》中有具体记载。

三、天地广大说

邹衍天地广大说也即大小九州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得较为详细:

“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1]2344}

这一论说认为:儒者所谓“中国”,实际上只一个“赤县神州”而已,“赤县神州”内又有“九州”,九个像“赤县神州”这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周围有裨海环绕着,与其他大州不能相通;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着,可以到达天地的终极之处。除了这些“大九州”的观点外,邹衍还提出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分之一”而已。

邹衍之前的先贤已经有不少对中国以及世界的认识。《尚书·舜典》:“(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州”^{[2]165}。《国语·鲁语上》记载:“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8]155}。《逸周书》中叙述蚩尤追击黄帝时提到“九隅五疑”,《诗经·商颂·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9]1104}。《诗经·商颂·长发》:“帝命式于九围”,“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9]1109-1114}。这些记述中的“九土”“九有”“九隅”“九围”等都是所谓的“小九州”,即中国,但这还不是现代中国的全部,只相当于后世的中原地区。

在邹衍之前影响最大的是《尚书·禹贡》中所载的“九州”,主要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基本上包括了中国的大部分。暂且称之为“中九州”。

笔者以为,邹衍的“大九州”说既有对“小九州”和“中九州”数量和单位上的继承,也有对其理念的开拓,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对鼓励秦汉统治者开疆拓土,促进中国的统一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邹衍作为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尽管其学说中的方术部分被后世学者加以发挥、改造、利用,而增加了神秘主义色彩,但是他的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天地广大说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去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 [1]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年.
- [2]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疏. 尚书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 [4] 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2002.
- [5]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 [6] 金德建. 司马迁所见书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7] 白奚. 稷下学研究[M].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1.
- [8] 徐元诰. 国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9] (清)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Preliminary study on Zou Yan's thought of yin-yang family in pre-qin dynasty

SUN Yan-ru

(Propaganda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Zou Ya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Yin and Yang School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ought or philosophy, Zou Yan and his ideas are seldom mentioned.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thoughts of Zou Yan in aspects of Wudeshizhong Theory, Tiandao Theory, and Tiandiguangda Theory. Based on ShimoWuxingxiangsheng Theory and WuXing Theory of SiMeng School, Zou Yan forms his own Wudeshizhong Theory. His Tiandao Theory is Sishi Jiaoling Thought and his Tiandiguangda theory broadens people's vision in a certain extent and breaks people's narrow geographical idea.

Key words: Zou Yan; Wudezhongshi Theory; Yin - Yang and Five Elements